

合肥縣志卷第三十二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合肥縣知縣左輔纂修

集文第二

碑記

同食館記

唐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  
斷枿委階椽落棟折風雨雪霜賓不可宿太守陽平  
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歲向熟民且閒陶瓦於原  
伐木於山磨舊礎築新墉迺豐賓堂迺峩前軒怒桷  
虯虯層櫺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間容揖讓楹

合肥縣志卷三十一

集文一

間容賓盤柱間容樂工屏間容將吏左右爲寢室更衣之所朱戶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榭又西開下閣作甕舍廡屋宏大中廠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爲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嶠函合肥壽春爲中路大厯末終蔡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路復出於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於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

諸侯權利駢指於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  
路不第賓至授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  
於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府以詳明典故爲尚書  
郎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風俗丕變  
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年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舳艫  
相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爲風波沈溺者半迺於湖東  
北岸橐皋里作廩廩三十九間州東兩邑人米於此  
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  
舍次於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邱明傳經因  
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  
之政亦春秋之旨傳曰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大 三  
年太歲己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浮槎山水記

宋 歐陽修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槎  
二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說其上  
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  
言水其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  
次第以爲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  
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  
水然後益以羽爲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

界中較其水味龍池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爲第一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爲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畱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旣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其事跡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余報之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

溜之潺湲飲泉石之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善交賢士敏於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

有矣故予爲志其事俾世知此泉發自李侯始也

包孝肅公墓記

林 至

至爲淮西從事之三月始得再拜謁孝肅包公墓下  
嗚呼慶厯嘉祐之間何其盛也仁宗皇帝以天地高  
厚之德平治天下而又延登耆雅容納忠讜維時孝  
肅公危言直論排斥權倖切劘治道而扶持國本者  
觀奏疏可考焉至其臨政明不可欺剛不可撓公不  
可干以私今百餘年所在士民聞其風采猶知起敬  
起畏合肥公之鄉里也中更兵火子孫流離故宅廢  
爲民居獨廟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謂東邨原者

公之墓也去皇考侍郎公墓七里每春秋教授縣令  
帥諸生往修歲祀然而邱封荒頽宰木剪拔擔夫牧  
豎往來莫禁甚者至蹊其墓田欲奪而有之嗚呼以  
忠賢端士而報施乃爾豈天道邪或兵革之後未能  
遽復邪教授丁君端祖縣令潘君友文相與鳩工斂  
材次第修治會部使者王公補之來攝帥事卽以聞  
之公爲之惻然不踰月斥公帑助其役費繚以周垣  
方一百五十五步菑剔棘蓬植藝松檜祭饗有堂墓  
道有門碣墓記藏雖不復存立表署阡往來其下者  
皆知爲孝肅公之墓瞿然知敬風動一鄉而又正其

墓禁直其田之訟歸之包氏使歲時奉烝嘗所以竭  
虔妥靈者厚矣嗚呼仁人君子固不幸而不能保  
其後者也世人不察諉以天道報施之不常以起爲  
善者之懼而不知君子之澤雖曰五世而斬至於流  
風餘韻聞者爲之興起孰使之然哉扶持風化調護  
其子孫此正吾人責也可舍此謂天道是邪非邪公  
之元孫邦直朝廷蓋嘗命之官今雖老不能仕而州  
縣之間經紀其存歿者可獨爲包氏計邪風化所係  
多矣至於連師帥之命告成於公墓而且屬筆以記  
其事公之勛德載在國史此不復論姑序其本末以  
爲後來者勸云

包馬二公祠記

韓元吉

賢者之在天下其生也有以惠於人則死也亦有以  
懷其心故雖里巷匹夫思慕不能忘此豈或使之然  
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世下如一  
日也故古之爲治者於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  
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視其墓域嚴共其廟貌  
非覬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  
知賢者之不泯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肥  
人也其在廟堂不能一歲而薨而其鄉人至今祠公

於節婦臺下節婦者公之子婦崔也舊宅毀於兵火而表臺巋然獨在棟宇卑陋士民欲新之久矣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安撫淮西旣再歲民和政成始爲宇寓公之像於中而肖其夫人張與子及婦於後室位貌顯設儼若家庭侯則又曰忠肅馬公亦是邦之傑也與公皆家合肥皆嘗典其鄉郡凜有惠愛令俱繪像於學宮博士書生以時奠其墓矣顧其祠久廢是宜并祀而無疑者於是卽其傍規地以建忠肅之祠惟孝肅忠肅二公其立朝本末與崔氏之事有傳在史固不待述而侯乃以廬人之意請爲之記

嗟乎世之論孝肅第以剛正敢言辨忠邪詆權倖犯天子顏色以議國本罷內降爲難而元吉獨歎其初爲監察御史時直言國家取士用人未得其實歲賂戎狄非禦邊之策宜選將練兵以爲邊備此誠知天下大計爲萬世慮者忠肅公智畧明敏雖不致於用然識諸名公於未達自呂文靖田宣簡宋元憲陳恭公而下期以輔相號知人之鑒其裁剔煩劇縱釋逋賦破械脫縛全活註誤前後千有餘人領麾符者凡十有七善政固多而元吉獨歎其在長沙日亡命卒剽掠爲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貸之曰是爲

民除害也逮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饑湖湘漕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曾不問其可否真識權知變而善任事者非世俗拘攣之比也今延侯膺一道之寄來治於廬乃追美二公輪奐其祠以慰其鄉閭之思是將興起其俗以道其孝弟忠信能合於古矣故惟推明二公志其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士大夫知向慕之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十二月記

景賢書院大成殿記

即今縣學 元

揭傒斯

元統元年廬州之三賢堂賜額景賢書院至元四年

合肥縣志卷三十一

集文 七

同知總管府事拜住以夫子殿卑陋弗稱將改作倡以楮幣千五百緡既而總管三寶泊寮佐皆助於上郡之好義咸相於下乃白部使者作殿四楹廣三十尺有奇深亦如之基崇四尺殿之崇倍其基之七後建講堂四楹前爲櫺星門其東室以祠宋樞密副使給事中包孝肅公西室以祠太子少保馬忠肅公敷文閣直學士王定肅公所謂三賢者也又易其木石之朽壞新其朽鏝之漫漶庠庖廚咸當程度費不出於公府不斂諸民間是年七月訖工同知泗州事進士余闕僑於是州以其士民之意來京師謁記惟

夫子道德高厚教化無窮蔑以加矣尊而祀之百王所同我元自太宗定幽薊首遣近臣之俊彥者學於薊之舊學世祖一天下興崇儒術成宗加封夫子之號仁宗開明經修行之科娓娓乎太平之盛舉故天下之郡縣莫不奔走承命而廬州獨能經營書院之未備於科舉廢罷之時可謂識爲治之本學者不可視一時之輕重而爲之勤怠況邦君作興如此哉於戲夫子之道大矣而三賢者奮乎百世之上用其一二亦足以尊主庇民赫然爲時名臣遺像儼然餘澤未泯君子之來學於斯思三賢之所至則而倣之又

能遯而求夫周程張邵之所以學則夫子之門壇或不昧其所趨也賢邦君之所以望於諸生者顧不在是歟因敘而記之并附著其說拜住君前湖廣行省恆陽王也先不花之孫武昌亦輦真之季子昔官澧州亦嘗經理文山書院云

青陽山房記

程文

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爲名合肥余公讀書處也余公未第躬耕山中以養其親卽田舍置經史百家書釋耒則卻坐而讀之以求古聖賢之學是時未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出仕



不忘其初乃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  
冀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於此始  
有青陽山房之名然而未有記也文客京師謁公於  
翰林辱不鄙而與之論學因及青陽山房之事屬以  
記固辭不獲退而思之余公世家武威生長淮西武  
威之俗以馳馬試劍爲雄淮西在宋時爲極邊其民  
操干戈持弓矢習戰鬪賴國家承平偃武修文未百  
年間余公以儒自奮文章政事遂煥然爲世所宗青  
陽山房以余公而得名不然則一田舍爾故地不自  
勝因人而勝人不自賢以學而賢甚矣人之不可以

不學也余公之有是山房也非以自私也欲與學者  
讀書於此里之子弟被余公之教皆曰青陽山房多  
書吾其游焉讀書而有成四方之士慕余公之義莫  
不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眾吾其游焉讀書而有  
成後來繼今聞風而起者又若是將見賢才濟濟出  
爲邦家之光青陽山房傳之不朽矣豈不盛哉此記  
之所爲作也若夫湖山之勝深者涵雲天高者薄霄  
漢蛟龍之所蟠虎豹之所蹲怒而爲風喜而爲雨聲  
色動植之物陰晴晦之變古人之所爭今人之所  
賞遺墟奧壤可喜可愕則又青陽山房之奇觀也當

有明公顯人妙能文辭者遊而賦之記不備錄余公  
名闕字廷心至順癸丑進士及第初命泗洲同知擢  
翰林應舉遷刑部主事復入翰林爲修撰拜監察御  
史轉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郎中徵入集賢爲  
經歷尋改翰林待制今爲浙東廉訪云至正十年七  
月記

徐將軍廟碑

巢湖之神廟在金陵合  
肥南河有廟亦刻此碑

明  
宋 濂

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元化施陽斂陰日月爲之卻  
行山嶽爲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

靈理勢則然也今皇帝定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  
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  
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  
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爲神巢民奉之甚謹上初  
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於上歲  
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通源卽龍江廬龍山爲廟祀  
焉擇清修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  
及旣登大位之六年爲洪武癸丑九月大駕幸廬龍  
時與權已化去詔德輝葺廟宇樹名木且敕改廬龍  
爲獅子山德輝等承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興

建祠奉其教所謂玄武神於廟左殿堂門廡畧具咸以爲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帝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玄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鼙鼓龍旗敵城額額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褫其魄軍聲如霆目無全城一日十勝蘄寇率兵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帝曰異哉何以勸賞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

之陽山迴岡翔作鎮於京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冷風如水都人來觀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於鬼神都人來言神之威武洞於幾微以佑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佑我下民功尤難名竝祠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烽燧不芒都人薦奠粢稷豆觴人神相依其德弗滔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縣儒學題名記

江朝宗

洪武初天下郡邑皆建儒學而合肥縣學乃營於包孝肅公祠堂之右大成殿兩廡戟門櫺星門偉然宏

觀先因學舍頗隘又西市鄰居爲明倫堂暨齋舍而  
師生朝經暮史進而講授退而習隸咸有成績焉故  
事由教而登名科第列仕版者皆勒名於石傳諸永  
久而學之碑石久未具成化戊子監察御史天台陳  
公選膺上命來董南畿郡邑學政首謂人才之育於  
黌舍選於科目黼黻皇猷笙簧治道厥係攸重不有  
激勸之方則人將易而視之鹵莽焉滅裂焉又孰知  
所當勸所當懲之不可忽哉郡守仁和朱公鏞乃俾  
知縣事豐城朱華具匠石教諭廣平杜桓博考士之  
得名者若干人始自國朝洪武初以次序列之僉謂

不可無記而郡守朱公余同年友也貽書來徵記顛  
未用告後人嗟乎夫子有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  
孝也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無聞焉則士之服習孔  
子之道凡所以誦法先王遵所聞行所知措諸功業  
見諸操履者政欲以成其名耳然名一也而榮辱係  
焉苟所行善則所成之名亦善聞之者必將起敬起  
畏近而包孝肅公是已苟所行有未善則所成之名  
亦不可僞而爲善孟子所謂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  
改是已名之所成凜乎可畏如此不亦重哉後之君  
子指而議之必有不可得而逃其實者矣由是言之

名之所在信不可不慎如此而善惡攸判自當求勉  
其實以副立教者之本心也尚勸之哉

包公書院記

黃金

包孝肅公宋之名臣也其精忠直諫比漢汲長孺殆  
又過之視唐魏鄭公出處尤正其廉節冠一時趙清  
獻而下不論也其載諸宋史者炳炳與日月爭光其  
傳與天地相爲悠久卓乎不可尚已第公爲廬人仕  
於廬者往往以簿書期會爲心求能表章先賢以風  
後進則寥乎不可多得監察御史陽城宋君克明來  
守是邦未踰年六事漸舉百廢具興謂鄉賢如公尤

宜加意郡城有河河之中有洲舊爲浮圖氏之教所  
據太守至是撤而去之因相其地庀材陶瓦鳩工從  
事南面建屋五間中坐公像東西翼以夾室植竹木  
於四圍而環之以牆前建大門其地峻疊石爲梯數  
十級登焉題其額曰包公書院新傑偉麗過者爲之  
改觀擇庠俊張福輩十餘人讀書其中而公二十四  
世孫大章亦與焉太守嘗與祭畢謂諸生日士學宜  
師聖賢若公乃表表焉百世可師者也吾欲汝曹居  
家行己則師公之孝立朝事君則師公之忠庶不負  
建新院之意福輩奉教惟謹間以書來屬言記之烏

乎爲政貴識大體不貴務末節嚴先生祠堂范仲淹  
構之韓昌黎潮廟王滌新之以其所關者大也孝肅  
之風聲足以廉貪立懦其有功於名教大矣不此之  
重而務其他可乎太守善教乃及於是有以激人心  
而勸風化可謂得其大體歟況其所費悉出自規畫  
一無所經於民其才之長又有過人者繼自今廬之  
士氣丕振或以直諫顯或以廉節著忠臣孝子之門  
上紹先賢之芳躅未必不由此舉基之是太守亦大  
有功於名教也皆可書之

樂賜亭記

孟 玘

天順五年夏六月不雨田疇龜坼苗日就槁民心皇  
皇若將無以爲命予甚閔之迺於是月廿有五日甲  
午率僚屬禱於城隍之神越明日乙未天乃雨丙申  
又雨丁酉大雨如注遠邇霑足槁者復蘇民大悅歡  
聲載道皆曰神之賜也時予命工建拜亭適成因名  
之曰樂賜志神賜也今有受人之賜者雖一飯之微  
亦思有以報之乃者之旱加以數日饑歉在目今茲  
之雨轉凶歉而爲豐穰易愁歎而爲謳歌挈饑餒流  
徙之民置之安飽之域神之賜如此其大亦將何以  
報之於乎神豈責報於民哉夫以莫大之賜而不責

其報是宜民之樂之而不能已也雖然豈惟民哉凡有志於民者皆同其樂也春秋僖公得雨而喜蘇子於扶風以喜雨名亭是皆有志於民者夫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顧予何足以知此然禮旱而雩周公鄉有田祿者祈甘雨以介黍稷禮神祈雨其來尚矣故予見一雨暘之爲虐必禱於神禱之未嘗不致其誠而神亦無不應傳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信不誣矣後之有志於民者苟能致其如在之誠則神之賜又豈有終窮乎故書之以爲樂賜亭記復系以歌曰神之來兮靈雨滂神之

去兮靈風翔蜀山高兮肥水長樂神賜之不能忘

廬州府修建社學記

楊一清

王制建邦設都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是已而又曰無曠土無遊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施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何哉興鄉學也夫學之設必始於國而教之則莫詳於鄉所謂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者皆自鄉學始則序術之建師正之司不輕而重也較然矣然自周之衰子產不毀鄉校則已爲賢其毀者不旣多乎而況秦漢以還學無定制若文翁者流則已甚異而敢

論其鄉社之備乎太祖御極之初命天下郡邑皆有學至於今茲益而不替而社學之設亦著爲令其修建與否則存乎其守令何如耳西充馬侯汝礪以刑部員外郎左遷廬州判三年陟同知又三年陟專守期月而事舉廢興慨然有志於禮樂之化曰此吾家學也當施於一邦其郡若邑所莅學宮咸飾其所已有而增其所未備徧市四庫書以資博洽而躬考較焉如是者一年其郡學之薦於鄉者四人第進士者一人前此未有也寮宥晉賀侯曰是特因其已成而造就焉耳養正於蒙必自社學始論鄉計里各有學

而授之規其所成豈止是哉檄所屬州縣各新社學如制附郡治者曰合肥其令孫紘勤慎而才授之以規而屬以專督縣所轄六十四里里各有社學屋皆廢而豪右因奪其廢者有之及循其址之猶存而新其館舍繚以周垣因以重門者若干清拓其所奪而創造之者若干凡建於市者九於鄉者五十有五爲屋凡若干楹土木金石等費凡用錢若干緡始工於弘治十四年十月十日落成於次年三月三日官不傷財民不違時於是擇可摸範者以司教事選俊秀以充學徒仍時視試較勸懲惰勤殆有比屋弦誦之



風而田夫野老聿興教子之心矣邑人懼沒侯之功  
圖碑之孫令以書屬南京國子監助教戴君鏞曰君  
頃教六安知侯獨深碑宜君圖戴君乃述其事謁予  
請記予惟今之爲政者簿書期會之外於學庠間能  
奉上檄遵故事以塞責焉者亦以爲能而求其探本  
於眾人之所未知奮志於故典之所未備用力於上  
官督責之所不及若爲侯者不甚艱哉且其施爲次  
序有得於先王制禮之遺意又如此予辱交於侯之  
父少宗伯知其學有源委而侯之昆仲竝顯爲時所  
推皆養蒙之功也茲以其家所獨得而施之一邦又

推一邦以達之天下絜矩之道終身之行若是而已  
予復何以加諸維時分侯之責典侯之教登侯之學  
與夫嗣侯之位者責之以作聖之大功而勿啓之以  
利祿之外誘視之以司徒之基本而勿忽之以閭巷  
之細故則鄉社之教庶幾其永終乎斯則侯之意而  
予之所望者也故記之

廬州府繕修羣工記

林 瀚

孔子修春秋凡於魯國宮門觀臺囿之作必謹而書  
之傳曰重民力也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闕宮經皆不  
書者蓋宮廟以祀先學校以教子弟二者皆爲國先

務雖用民力安可廢也後世職有司者坐視頽敝或  
又竭民財力以飾美觀顧聖經筆削垂法之意何如  
哉西川馬君汝礪以成化甲辰進士歷秋官主事員  
外郎茂著聲績弘治癸丑坐累出判廬郡進二守再  
進太守不三載政通人和四境大治爰集寮案若同  
知中山張諄通判嚴陵張韶桂林王政臨漳陳冕推  
官燕山許賜議於廷曰城郭以衛吾民乃鳩工版築  
周圍凡四千七百丈有奇高可二丈許浚濠一百六  
十丈而深如城之高焉七門翼樓煥然增新逾年而  
工告成又曰學校以教吾民乃興廟學建尊經閣購

南雍刻本羣書實之其詳已載於大司成謝明治公  
所著記中又曰倉廩養吾民王政之不可缺者附郭  
邑合肥若預備倉若本仁若宏濟若廣義博愛博惠  
諸倉歲久傾壓授縣令孫紘董其役增新者凡一百  
餘楹又曰道路橋梁亦王政之不可廢者府之東通  
衢南北有橋曰歲豐曰鎮淮曰惠政曰和平悉久壞  
不治復出所節羨錢數百緡葺而新之昔宋眉山蘇  
公軾嘗以龍圖學士出守杭州築湖堤三十里以遠  
民害杭人德之立生祠以祀公汝礪蜀產也爲今少  
宗伯紫崖先生之子爲考功主事汝載之兄文名政

譽媿美三蘇而遭際過之勳業所就視長公豈多讓耶廬人思爲祠之未必無杭民之心南雍戴助教鏞嘗爲所治六安州博知其事持詳請紀於石以示夫將來太守名金汝礪其字云

繼樂亭記

是亭也廬郡太守建於城南用爲祀神齋所方未旱而經營之比落成適甘雨霈然浹於四郊遂名曰繼樂蓋樂民之樂非樂己之樂也太守其賢乎哉予聞弘治己未歲西蜀馬君金汝礪始擢守是郡其年春夏積誠憫雨隨感輒應境內士夫歌頌作焉舊冢宰

秦公崇化大司成劉公道亨兩序以紀事逮今甲子夏旱魃蘊隆尤甚疇昔井澤涸而麥苗槁矣人心皇皇蹙額興嗟罔知攸措汝礪憂結於心悴形於色乃蔬食齋居旦率羣寮吏士免冠行禱於城隍暨諸神之祠者殆匝月仍設壇法漢儒董仲舒象龍燔豕以禱復給俸貲市庶品分遣屬職合肥知縣孫紘舒城主簿何雍教授孫佐教諭張鴻詣諸名山大川明神宮洞登告且盂龍潭水寘諸壇中罄竭精誠如此未幾天乃大雨盡三五晝夜四境沾足麥秋已登而槁苗勃然以興所謂天不遺斯民旱而賜之以雨者寧

無所感然邪由是耄倪歌舞以占豐年之慶今同寅  
崔二守嵩陳郡判冕許節推暘僉謂太守德惠非載  
諸金石後將何傳乃緘書徵予記予憶汝礪向者繕  
修羣工爲利於廬也甚博予嘗記其事矣斯亭之記  
又不可辭者昔先正曾南豐在閩禱雨之文有日麥  
苗滿野得雨而成則民得繼其豐年之樂亭以繼樂  
名者蓋取諸此夫汝礪始之憂旱者憂民之憂今之  
名亭者樂民之樂蓋亦南豐愛民之誠蘇文忠公喜  
兩名亭之意范文正公先憂後樂之心古今一理曠  
百世而同符耳視彼徒事樓臺花石以樂己之樂者

用心何如邪又聞天順中前守孟公玘嘗以甘雨應  
禱爲神之賜名其亭曰樂賜蓋取蘇公所謂樂於此  
亭者雨之賜也廬民逮今思之不忘夫樂賜者樂歸  
於天繼樂者樂歸於人天人亦同一理感應亦同一  
心用見孟馬同一賢守也汝礪起而大用指日可期  
安知後人思馬不猶今之思孟扶風之思蘇不猶閩  
人之思南豐也哉庸記於石以爲後之郡守告且以  
動其同民憂之心也

金斗驛重建記

楊 廉

廬郡號曰金斗驛隸郡故繫郡號郡號以金斗者志

謂其地於天文分野入斗度最多故耳然斗之所屬甚廣未應一郡得以獨專或者以郡有金斗河亦猶合肥之邑以淮肥得名未可知也驛舊在郡城東門外淮浦渡之北涯實爲水驛洪武初太守潘君傑所建至成化間太守葉君盛始遷今之接官亭舖而合肥縣坡岡馬驛省入遂兼水馬至弘治庚申今太守西充馬君汝礪言於朝取四郡中原僉南京會同館并六合之江淮東葛城滁州之滁陽大柳樹鳳陽之濠梁五驛馬驢若干復以增入蓋其所當之衝不惟部使者之巡行必先不惟南北兩京必由而雲貴

江廣湖蜀甌閩率於此取道節勞佚均煩簡以一郡而待天下以天下而視一郡在理當如是哉成化之建已歷年所柱腐棟橈過客心悸不敢止宿馬君於是謀諸同寅擢節浮費撤其舊而爲之新凡所創議門三間正廳五間鼓樓爲間如門後堂爲間如廳廳堂之前各列兩廡總之二十間其餘宅舍二十有七間屋外繚之以垣垣外環之以池水種芰荷岸植槐柳前臨通衢表以迎恩駐節二坊命陰陽正術方鉞董之弘治乙丑孟冬落成二守豐城涂君斐然適至郡卽以書抵廉曰茲役起去歲孟秋茲構成謂自金

斗有驛以來未見若是乎其宏壯也幸爲之記以垂永久且曰馬君於郡若利與害罷行殆盡就其建造一節而言如府治學舍如永豐預備二倉如包孝肅書院如橋梁鋪舍無不繕完者矣廉得書讀之旣因憶往年嘗爲馬君作修橋記益信涂君之言不我欺也考之王政無一缺略下至春秋如鄭子產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之類似矣而溱洧弗杠晉築銅鞮之宮數里而以隸人之垣舍諸侯此又不足道者惟漢之諸葛武侯始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論者謂其本立故未治而我朱子亦嘗稱其微而井竈園溷無不修

葺路無醉人最爲嚴密近世苟簡相尙知此者鮮矣馬君其知此哉今復有涂君在二君同心協力主持贊助其治郡悉如武侯之治蜀可也廉素愛武侯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及非靜無以成學之語其終身得力實在於此以根柢乎正大光明之業併以質之二君以爲何如

重修關王廟碑記

楊循吉

有侯於昔而王於後者爵由壽亭進號義勇武安其姓關氏蜀漢故將軍也以其忠烈之故沒後受命上帝列爲明神神之得祀者有矣或以恆典制於司土

之吏惟王則自國都達天下莫不有廟而大江以北  
尤盛由江之北王之降靈惟廬州府廟爲之最意者  
是邦寬平舒遠沃野千里王時乘風雲而來下固其  
所樂遊邪今太守西充馬公金初未第時感神於汴  
途旣至廬若昔所夢綰章之年得奉朝命主司神人  
顧視廟宇門牆廡闕禮亭溼下洞窗不施欹傾晦翳  
非敬恭道旣而步自庭除得故碑知王有輔國殄寇  
之功還詢眾庶知民有朝夕必禱之急興作甫議會  
境遭大荒乃罷其七年爲弘治乙丑郡始獲稔爰理  
初志盡取前所謂不足者作之公首以俸倡民皆樂

輸於是侵壤來復新大門戶牖設而闔闢具朽腐去  
而丹青煥飭宇加翼隆污中宜始事之明年天子紀  
元正德夏四月功成率僚屬以牲醴告祠下父老具  
石請書以志或曰書神之忠則有廟在解禦災扞患  
則廬未嘗及然則宜何居有縉紳先生曰鬼神惟能  
錫嘏故民從之不然其無解祀乎故是役也公以之  
報民以之祈祈報不失然後福祿交至而上下同慶  
請以是書之公曰然僕時方寓廬忝命執筆乃以其  
事碑之廟中而別詳夢感於陰系以銘曰繫昔帝胄  
欲振炎綱桓桓亭侯王室是襄威愒華夏激烈慨慷

雖有名將亦莫敢方元精不淪炯焉若在帝以爲英  
俾職攘害掀髯風馳霄漢罔閔由元達明王封顯載  
馬侯在昔舍乎汴圻夕與神邁金甲而威先告不爽  
果亞羣魁旣守廬江廟實在境無德弗報受役井井  
新廟孔嚴作自馬侯侯之貴徵神啓道周匪驗今茲  
享達甫悠何以知然惟政之由侯則有政神相其幽  
永庇廬民垂祀千秋

余忠宣公祠碑記

李東陽

正德改元之歲知廬州府馬金言元故淮南左丞余  
闕當至正之亂分守安慶誓死血戰爲江淮保障及

陳友諒趙普勝諸軍合攻陷其城乃引刀自剄死并  
其妻妾子女將佐士卒無一辱於賊者其事甚偉當  
其時已贈行省平章事豳國公諡忠宣國朝洪武初  
始詔廟祀於死所闕雖出蒙古而所居合肥青陽山  
故宅亦有祠久不治惟漢紀信生於西充死於滎澤  
唐許遠生於新城死於睢陽文天祥生於廬陵死於  
柴市而今皆兩地竝祀若闕之精忠大節可方文許  
較諸紀氏蓋百倍過之而鍾靈毓秀之地不得爲郡  
縣所祀子弟所仰其爲典亦甚缺請修葺舊祠秩諸  
常祀復其世守之比於安慶以昭一代之盛詔曰可



於是重修殿寢堂室暨凡物所有事者令縣正官以歲春秋再致祭焉於戲綱常之道根乎天性具於人心無時與地而或間故居不必中國世不必正統忠臣義士往往有之漢唐宋之死節者代有其人而宋季尤甚說者以爲忠厚養士之報元之以大魁死者四人其他崇名膺仕者後先相望忠宣公以一郡之弱二千人之寡抗東南數萬之眾戰至於七十之多歲至於六七之久而竟不失其正以死又能使一門五節闔郡之士從而死者千有餘人較功論烈尤大且著者也我明祖高皇帝綏猷惇典著爲律令以表

古今之忠義至其所驅逐所戡定者亦不以君廢其臣而表章之此可見綱常之道雖出於天而立教以治世者固聖人事也又以見忠義之激於中者苟自盡於所事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抑聞高皇於膚敏裸將之士雖包荒含垢而實有宋太宗范質之憾充類至盡無異於武王封比干釋伯夷之義矣而況爲其主而死於亂賊之手者寧不表之以爲天下教哉然則忠宣之重表於今日者亦豈非詒謀示法之大端也哉族祖希蘧先生與忠宣同舉進士分左右櫛而唱名謝恩皆同班序雅相厚世所傳青陽集者先

生實序之而以不得效死爲忠宣愧東陽仰窺聖祖之仁復有感於先世之誼因表其事且以風天下之爲人臣者若忠宣之族里行績則見本朝所著元史及潛溪宋學士傳爲詳博雅君子尚有考焉

閉水西關記

潘鏜

廬陽古重鎮自三國時爲吳魏之所爭至宋南渡立帥府先是城皆據金斗河爲濠宋乾道間郭振帥淮西以鎮大城小遂展拓之跨於河而立水關二我朝虢國公俞通海因之鑿西北濠石骨深二丈五尺正德初霸州文安劇盜劉六七等起所過屠城市焚廬

舍掠子女玉帛守吏望風遁去壬申分兵渡河而南時武昌徐公鈺起廢守廬州調兵食修武備設險要募蹶張者無虛日一旦行至水關相其勢不可守謀諸寮佐將塞之而導水爲外濠以自固眾有難色會有善郭氏術者亦曰水宜從龍今河勢穿中城而直下堪與家謂之水破天心法所甚忌塞之便於是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畧基址揣厚薄量功命日不愆於素高凡若干尺廣若干尺長如高之數而贏若干尺不匝月而工告城濠水遶城外垣而悉會於威武門外之河更礮石脊如龜疊級以衛衝齧之患未幾

寇至果以備嚴不敢犯去僉謂不可無紀竊惟春秋  
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  
重事也故曰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又昏正而戒  
事日至而畢時也鎗聞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  
以灌平陽而晉陽之不浸者三版韋叡堰肥水以灌  
合肥梁武堰淮水以灌壽春景雋欲堰泗水以灌彭  
城水之能病人尚矣然雞鳴山實源所自發當積潦  
暴漲轟逐矢決聲如萬雷嗣是者尚時加葺以導其  
勢焉母激之怒而或墊民居也公嘗持節交趾至今  
夷人猶仰風采爲御史累有進白劾中貴人竟坐是  
廢於家其守郡也察寃滯祛宿蠹鋤豪右嫗煦小民  
人比之召父云

思惠樓記

徐 鈺

廬州府城隍廟歲久傾圮父老募財新之廟後舊有  
隙地基崇而平頗爲佳勝予因其羨餘建樓其上廣  
數楹高倍之制古而材樸八窗洞達俯視城堞工畢  
予與僚寀暇時登臨南望鹿起龍眠一帶諸山東則  
青陽浮槎西則雞鳴紫蓬煙霏雲靄岔涌出沒千古  
之祕一旦軒豁呈露若爲予樓而設者可喜可駭萬  
有不齊予方應接不暇或日子登斯樓也樂乎可以

琴可以弈可以招賓客而縱遊觀也予乃愀然曰子非惟不知予之樂亦不知斯樓之所由作矣古之君子在廊廟則憂乎民在江湖則憂乎君吾今與爾秩受二千石握虎符以司一方之民社一夫不獲實予之辜憂邪樂邪登樓一望遐思悠然見農夫之耕也皴手足沾體膚則思稼穡之艱難見織女之蠶也取釜斤執懿筐則思杼柚之空虛擔簦躡屨抱布貿絲見商賈之往來也則思關市之征寒煙衰草敗壁頽垣見逃    未集也則思懷綏之政喘而汗喙而息此勞者之弗息也偃僂而曲躬呻吟而仰首此無告

之顛連也凡此皆當思思則惠之所由起也適以公署之局耳目狹而聰明不逮也假斯登眺以擴吾懷澡淪乎精神盪滌乎塵垢藩籬旣撤壅蔽不生是樓之作固將有裨乎民非若向風開襟乘月清嘯徒爲逸樂之具而已子以爲樂不亦左乎吾惟思民之惠斯民樂吾之樂覆照之下民情一有未舒將引領興望惟恐吾樓之不登且顛也憂樂係乎民於斯樓何與焉遂謝或者扁其樓爲思惠作思惠樓記

廬州府修城記

喬 宇

國家統一海內兩京並置畿輔之郡郡有治有屬有

城郭封疆山川宅里人民政事則屬之守以總理之  
佐若屬以分理之廬州古有舒地漢爲廬江國隋改  
廬州唐宋以來因革不一我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  
以其地襟喉淮右爲西南重鎮置廬州府因高爲城  
濬深爲池美哉萬世金湯之利也乃正德丁丑夏某  
月靈雨浹旬廬州城圯自某至于某以尺計者凡若  
干自某至于某以丈計者又若干晨門以告郡守向  
侯文璽曰城所以宿兵守民渙而二之眾而受之匪  
城曷依此而弗圖烏在其爲民上乎且雨陰象也洪  
範傳曰貌之不恭厥罰恆雨咎徵之應卿士師尹有

專責焉守去民近近則其澤易流其徵亦易見修之  
人以驗之天者吾之責也遂大布令和民而城之圯  
者以時修之量力定籍分番迭作聽政之暇躬莅其  
勤惰而勸懲之補缺爲完益庠爲崇民皆子來不越  
月而功告成雉堞垣墉雲擁山立郡視以雄而民視  
以無恐郡人士聚觀其老者曰吾長斯地凡幾見其  
圯圯而修矣修之而費溥而勤民以傷也吾斑瘕猶  
隱在焉少者曰自吾守之修此城吾不聞有持牒夜  
呼以發吾眾里胥按籍以斂吾財者而固乃若此可  
恃以永矣太學生李信輩狀其事請紀其成予曰爲

政有體有要得其體要則簡而易暫勞而永逸此類是也書曰有備無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莒城不備春秋示警侯立先事之防以嚴無虞之戒知所以爲政矣夫惡勞喜逸人情之常周之書役民者曰丕作曰和會曰播民和今侯是役工巨利遠民若甚歡又思以永之觀於其役驗於其政民必和矣諸生曰吾侯勤慎精敏恤孤慈幼除暴植良惟日不足其他如修學校葺壇壝繕公署之類皆彰彰可書此特舉其大者爾予因併書之以俟來者有徵焉侯字國信以戶部郎中擢守茲郡湖廣宜都人

重建鎮淮樓記

楊 廉

鎮淮樓者廬郡古城 門之樓也郡有淮肥二水合流以遠於城樓臨其上故曰鎮淮也言淮而不言肥者以肥小而淮大舉大以該小也猶江漢合流而惟以江言之也宋乾道間少保郭振拓北城於淮水之外而樓巋然中峙不與城俱徙遂改爲麗譙以至於今而人之名之者仍不沒其初云弘治間郡守馬侯復新壺漏鼓角於其上去之歲久與樓俱廢郡守龍侯至之明年謂樓貯壺漏鼓角所以驗陰陽候昏曉者在是所以警人心明號令者在是於郡政所係未

可爲末顧茲傾圮可委之誰於是度材鳩工撤而新之樓之高凡五十有二尺其楹則列於六簷則重以三規制雄偉氣象軒豁教官宋希睿呂廷爵洎舉郡學士大夫何欽張相袁濂等狀來請記原夫侯之爲此豈徒顯設於外而已哉昔張詠之守蜀寢室張燈通夕晏坐漏刻少差則必致詰人以爲神明黃震東發於撫之鼓角樓謂萬籟俱寂夜氣方清一心之間政本自出張氏所得源流於陳搏黃氏所言根據乎孟子實侯之所以致力焉者吾知其此心必常惺惺此氣必常激激一舉一措皆本於此豈特專事於外

而已哉侯名誥字孔錫起家戊辰進士長沙攸縣人是役也正德辛巳夏以始其事嘉靖壬午春以終其事同府劉君奎通府李君秀歐陽君嵩蕭君子良推府張君全節皆相與協謀者若知縣劉君良能亦與有力法皆得書

縣學田碑記

孫承恩

合肥爲邑地瘠而俗朴民非力田無他治生而其爲士者則多無田往往生不給海陽潘侯恕以名進士令茲邑振頽起廢政以漸舉而獨以士或以貧妨業也思有以贍之然久之弗獲爲處越明年民有訟田

者田故籍於官歲遠湮沒欲得者輒起而爭屢易尹弗決侯疑之乃博訪父老得其實喜曰吾求所以贍而未得蓄姦長訟茲何爲也吾事濟矣乃具白當道請入其田於學仍計田之直捐己俸若干以償官田爲畝二百四十有奇歲斂所入貯於廩凡士之貧乏與婚喪吉凶之事量調之紀其區至與租稅出納之數於籍君子謂茲役於養士而行之有五善正姦一也息訟二也官不廢直三也費不擾民四也事必白上五也鄭重周悉必欲爲經常久遠之計意亦勤矣於是邑博王君藩命其弟子員萬鵬陳廷瑞來徵予

文刻石示後予惟國家養士於學校以待用而付其責於有司有司者加之意凡可以廣上德者必爲之承流宣化必如是而後可無負也若潘侯者豈非賢哉嗟夫天下不知幾令也其盡如潘侯邪昔之令合肥者亦不知幾人曾有如潘侯邪侯之惠諸士者甚大吾不知諸士何以自處也夫食於人者逸食人者勞士必求所以稱也乃若業廢於優游志溺於卑安坐而食謂爲當然豈不仰媿賢令下慙羣氓哉而奚可也夫攘魁奪雋獵取名譽可以階仕進而未爲道德之務躋崇陟要馳騫富貴可以爲身榮而非佐理



之實士之事非靳爾也必也爲臣而忠爲子而孝出則有以建立勳業處則可以表正風俗卓然爲世偉人斯則國家所以養士之意侯之所以望諸士諸士之所以自處而勉焉者也夫然後可以食茲田而無媿矣嗚呼士也其懋哉系之詩曰有田膺膺連畛接隰昔隸於公姦宄是匿承訛襲繆競者屢興厯歲莫解訟言盈庭孰剖孰理潘侯是主畀之學宮惠我多士多士劬劬業斯勤斯不有潘侯疇恤我私侯語多士恤汝予職汝懋汝業予則汝懌侯語守者慎厥蓋藏給施惟均稽勾必明匪勸曷成匪訓曷述感勵奮

發賢傑乃出邑有賢傑潘侯之功我作歌詩揚休無窮

重修包公書院記

潘 恕

舜原楊公奉命按治江北剽黠剔蠹迎刃而解稍暇則咏名勝懷賢哲廬城東南濠之渚曰香花墩有宋包孝肅先生書院對岸則包氏後裔家焉公旣爲之立家廟俾其世享顧書院年久黝者或漫堅者或圯乃卽其舊而新之書院據墩四面皆水南爲大門顏曰包公書院門左右夾室各一間中門而北可十餘步爲正堂三間肖孝肅遺像顏曰廬陽正氣東西爲

廊房各三間鳩工於己亥春三月不逾月而告成棟  
宇翼如丹青煥如皆公經畫致用未嘗費民一財勞  
一力也夫孝肅直道事君彌久而名彌光故自宋至  
今禮秩者非一人然而情文兼備公私竝恤則未有  
如我舜原公者蓋公尚友之心深有取於直清之節  
而凡在公陶鎔之下者亦可以觀感而興起矣恕不  
敏祇率指教聊以志歲月云

重修儒學記

張 袞

合肥故有學在縣治之東北成化間復茲改建規制  
稍備而未大稱中更賢令數人嘗議修拓而病於時

絀或煩于聽斷未暇也嘉靖辛丑高陽董君執中以  
鄉進士來領縣事越明年壬寅慨茲學敝卽上其狀  
於提學御史楊公宐旣報可學之制有先師孔子廟  
廟之傍爲兩廡前有戟門有櫺星門其次有明倫堂  
堂之左右爲兩齋弦誦之舍膳饗之館列置錯布視  
工緩急以漸修舉加于舊觀偉甚又于櫺星門內作  
泮池一架石爲梁周迴凡若干丈其下淳泓澄瀏若  
造化者始泮清濁土臨其上咸思澡德焉前此所未  
有也其爲費取諸帑羨佐以俸錢踰歲而告訖是爲  
癸卯秋八月教諭羅君文輔訓導張君恕葉君尚德

爰命諸生蔚拱衛國等詣子請爲記予惟先王之建國也教學爲先自天子四學以至黨庠遂序莫不有教春秋合樂鄉射養老與夫受成獻馘訊囚之政亦莫不一出於學所以育明德而觀達材也其至矣哉太祖高皇帝龍飛淮甸汛掃胡元干戈甫定卽詔天下立郡縣學當夫首仗黃鉞一時合肥之產類多長材大畧景附雲興自俞通海而下伐叛獲醜顯有戎功錫爵秉圭凡若干人列于名臣世世享祀今天子明聖華域清晏詔議辟雍申學宮大興畎畝之士於是四方嚮風日月以冀合肥近在王畿方千里之內

德化所漸武人革面釋鞶脫劔雍雍俎豆儀型矣武人且然而況士乎昔周盛時武王旣戡殷亂詩時邁之章有曰載戢干戈載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夫以安百姓救國家保天命率由懿德之士則士之責不旣重乎國家養士於學而得若人焉以揆文教以奮武衛則禮讓興行禍亂不作文武合一而全才出矣全才出而治道不其幸歟董君率作之意有以也於乎學宮之敝也有司知修之懿德之亡學之敝也而士不知修抱牘而嬉游于朋齒則謂何哉是故觀威儀定吉凶也稽墳典敘志業也孔子

曰入於其國而其教可知也士可不因是以提厥身乎予聞董君治合肥尚賢敦齒去囂卽愿縣之人變呻而謠若眊而瞭神采曄然賴新學宮之爲予得備書焉以告合肥之人士俾知善政自教學始

肥寧橋記

張瀚

余始治廬值境內大祲發粟省畊禁糶販緩徵輸旣竭心思而澤未究乃行阡陌間見平疇千里遇雨則流散莫解瀦畜余歎曰此縱其流而不知止者也如旱何檄州縣尉暨義民若而人使監水教以疏鑿三令五申長渠廣堰稍稍遍邨落是歲仍饑廬以小收

環郡城故有濠源出李陵雞鳴諸山東下入巢當夏霖雨泛溢奔騰漫汗往往沒稼穡廬舍民且病涉余周視之歎曰此障其流而不知行者也如澇何爲之建橋於水西門外跨濠而束其勢啓水關故隄縱流入城市以東注更建小橋濠西支流以殺其衝蓋自大橋而北貫城而東各安小橋而西北十二透池匯於湖而水患息夫宜行而障也猶宜止而縱棄其益者納其捐導其利者迸其害灌溉有資浸淫無慮治水有異術哉橋皆甃石大者爲三空廣丈有八尺高三丈長十五丈三尺小者爲一空廣一丈有二尺高

二丈有三尺長三丈有五尺工料等費總若干緡官給僅二一官主之民自備三二民主之民穴地得石當其二之半無科擾督責之繁而事集經始於丙午春中成於孟冬鄉大夫蘇原吳公聞之曰茲水爲民患久矣至今而始寧肥民亦庶幾永寧乎題爲肥寧橋予竊謂民生未易以寧猶水故曰防民者甚於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甚言不可障也夏后氏治水曰行所無事夫胼胝於外歷八載而謂無事云何率其性各適其宜可淪可排可疏可鑿以水治水而已無與焉故謂無事云爾於民亦然水之止也聚所欲其

行也實勿施其所惡好惡因民而不與是寧民亦不過行所無事而已余媿得其一端之似而多所未及也書以告後之君子當有諒余衷者同舉是事爲同知楊賢通判王倣晏若川推官孫慎合肥縣知縣歐思賢陳其樂丞聞嘉職簿李佩典史邢鸞監立義民王朝舉孫鎧贊襄成功合併書之

重修潛山廟記

廬陽舊有潛山廟祀真人左元放先生前尹吳公欲新之以行亟未逮予嘗閱道藏書及讀太平廣記固知先生爲廬江人意必有遺蹟可尋比莅茲土聞其

著靈標異大爲地方造福雖千有餘載猶然游戲吳魏時景狀也適廬州衛指揮同知褚時鳩工修葺煥然一新正與余志合遂書其事以勒之石

張公遺愛生祠碑記

王錫爵

前廬郡太守元洲張公旣去廬之若干年累遷至今爲大司空而錫爵閒從之南中得請業焉公于學爲大儒于吏爲名卿而錫爵之生也晚不獲見公治廬事比者橐筆直史館得繙校隆慶初年章奏公時蓋開府南北邊會南北邊多事公所策虜寇虛實及亭法處議所便所不便具爲聖天子言朝廷嘗以璽書

報從錫爵故耳習焉夫經九折之險者不足論康莊苞七襄之文者難爲言製錦公才位合符投牒解帶而廟堂之機猷是贊不難不悚顧何有于治廬廬之人卽竊竊焉俎豆尸祝公亦何足爲公重也錫爵持此言也以謂今太守張君張君曰子言則然抑吾見廬人之德公如赤子之方乳于母其去也思焉情也何言公輕重哉子強爲辭錫爵故習公至是以廬人語乃益習公治廬事公爲政宏惠寬簡帥德自躬不務爲亟亟取聲譽咸謂長者至於劬撥吏姦建設民利粲然皆有條緒可世守而其績效則勤農興學寬

賦惠工最勤而著嘗按行城西水門覩濠源出其上游建瓴而下歎曰民其病涉乎乃束而橋之引流出入於湖人曰有鄭國之功大治廟學博士弟子以都觀講弦誦其中公親爲擊部發蒙人人得所欲去其入室高弟往往用明經崛起知名於時人曰有文翁之化歲比不稔公以便宐斥俸開倉賑活饑民禱雨雪皆有驗今郡志所紀三應編連袂歌是也人曰有青州之仁通關梁慎獄市禁切所司權酷爲姦利者一切無名之征爲籍而蠲之以數千百計人曰有晉陽之寬聽訟立決授史重入人以法至其有捃摭刺

取常先大族有豪居霍邱橫甚公獄治之其黨關說百方不爲解部使者嘗都試講武會軍亂大譟甲而前公披帷故與作好語而陰識視其桀黠尤不孫者旣罷悉按誅之自是郡中肅清銖兩之姦落機牙而寢者無算人曰有渤海之明蓋廬人爲錫爵言公如此公旣膏澤施廬人功見言信則天子以爲任公卿使歷大省而稱舉至今官然於時次爲淹久少年後起之士爭先用力勢機鍵以前薪目公公自若也先是有同鄉貴人議爲公先容於嚴相所公笑謝之召捕嶺南叛兵功未列上而爲他部引詬仆而起不形

喜愠于色此又公磊行大節特立自信衾影寤寐中而廬人豈能盡知之哉夫小人之智淺其求欲易厭而嗜好易遷吏於其土者苟見痛疾能咻棼濁能理祈請能致卽眷然私而德之欲其長遠無遷貿而惘惘於其去如是止矣及日疏事往賢者遞至更令如琴瑟之改弦快意順耳豈復思故聲哉夫潁川之政趙子都不名彊力能摧姦撥亂乎而班史稱其民歌思之至數世然代者爲韓長孺甫下車議變法於長老長老人人稱便安在其歌思也故嘗試論之程功能計日月之吏小人易於見私而君子難於爲繼夫

惟法常繼於君子而後恩常浹於小人若是者神理繫之非可以筐篋簿書一切而辦也公去廬久而其後之君子遡風師指承用其法如今太守張君大忠吳君道明貳守白君希珩縣令胡君時化蓋教馴廬民如公在時蓋錫爵前所言公磊行大節有出於世吏之外者廬民不知而君子知之用相與封植甘棠導揚緒美輿人之誦勒之斯石於乎石可泐也公之遺愛弗可泯也

周忠愍先生祠記

葉逢春

葉叔仁曰余讀廬陽志列忠節者自漢周平孫而下



迄於我明曹瑞卿屈指蓋三十一人瑞卿跡其行事  
宜列之剛直其二十八人皆以亂畧之頃激大義抱  
忠憤而爲敵所殲者至以直言而斃則爲我朝周忠  
愍李崇德兩公焉豈時當草昧則人心易激忠義慷  
慨之士多而居常往往養位酣祿緘默株守之士眾  
乎不然何死敵者餘什九而以直諫死者不什一邪  
兩公者以忤武宗斃於杖下崇德語在死傳中若忠  
愍則以忤逆瑾故肥之兒童婦女無不嘖嘖蓋公被  
拷掠身無完膚矣猶弗稍屈曰吾死不足惜令忠義  
畏慄可惜耳斯言也豈古人所稱君子人與蘇明允

云使我獲知人之明而天下受不可一朝居之禍不  
忍也充忠愍之意使其成殺身之仁而杜天下敢言  
之口不忍也爲宗社生靈計而非爲一身後區區之  
名詎不賢哉公祠碑記尚缺公之孫弟子員於德因  
蓬萊浦君以請蓋浦君以六安貳署肥事也余按忠  
愍與瑾黨楊玉勘事弗阿弗徇瑾惡之遂罹此慘假  
令忠愍少假之辭色縱不得其懽心亦可免禍而忠  
愍不以彼易此里有富翁羣儂蓋日至摩踵以承之  
其後至者則摩其摩者之踵一儂獨愕然而進長揖  
與之坐語羣儂皆媿而驚走忠愍者其不摩踵之流

矣忠愍卽死而國家忠義之氣藉是以扶持而不墜其功豈小補哉浦君爲此請者浦之先君以忤世廟被杖尋卒於獄夫世廟之聖明不世出者於忠愍有抑鬱未伸遽焉淪沒之旨如此而於浦公又如彼豈日月之明或蔽寸雲而雷霆之威偶摧直木者乎君其有所感夫有所悲夫

重修廬州府城隍廟碑記

黃得功

嘗思陰陽之理幽明之義誠世運興衰國祚隆替實式憑之故立社與立廟竝重鬼神與法度竝嚴爲神道設教之初意乎是以公私邪正是非得失關國家

大治大亂之源傳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又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又聞季梁之言曰民神之主也聖王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之曰謂民力之普存也奉盛以告曰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明之不足而幽足以惕之陽之不足而陰足以讐之是以有公無私有是無非有正無邪而人心世道亦有得而無失有治而無亂余奉命來鎮廬郡遍觀郊原雖繫寇氛之慘亦人事之

失宐有以致之則見城垣頽謝宇舍邱墟人民逃散  
官司失守是以士者廢業而農者失耕商者罷市而  
工者輟技荒煙腐草之下煨烤瓦礫之場幾不知有  
人民安知有社稷幾不知有法度又安知有鬼神所  
以人心若狂世道不古趨邪趨亂而滅是滅公天平  
人邪焉能起鬼神石洞之子因是觸於目傷於神慘  
於心而極謀所以振起一世之人心聳惕一時之聾  
瞶而并以景仰萬世之觀瞻者非入廟思敬無繇也  
是捐己貲爰鳩工匠爰新廟貌爰悚人心而數百載  
不靈之香火一旦告成焉欽差正勇營防勦鳳泗等  
處總兵官太子太師後軍都督府左都督加三級黃  
得功立

包公祠記

王 槩

始余聞孝肅祠在廬郡南城之香花墩墩隆然水中  
徑以長橋旣隔塵囂復多叢篁高柳芙蓉菱芡之屬  
水木明瑟鳧魚上下頗極林野之盛也及客合州冬  
晴多暇遂一往謁則早已五載水泉盡涸竹樹枯赭  
橋半就圯入顧庭宇漫不掃除一若終歲無人踐履  
因而慨歎者久之慨公之生平笑比河清今歿且六  
百年而猶霜稜凜冽凡有禱祀畏其太聰明正直率

詣他所未敢撓觸則是神而聰明正直尚且牴牾斯世何況於人乎顧余則有爲公辨者公以張方平故致歐陽公有蹊田奪牛之語然終謂公孝行直節公性固峭直實惡吏苛刻心甚嫉惡未嘗不推本忠恕而世傳誅合州妖僧斷嘉禾吏手生理少婦力沈妖伎皆包恢事考宋有兩包一爲孝肅一爲文肅文肅乃包宏父恢恢亦進直龍圖兩公姓同官同吏治剛正明察又同宋史於孝肅紀載寥寥而於文肅政績特詳皆足悚人聞聽今則農夫紅女知有孝肅而不知有文肅者豈非文肅意近於苛孝肅心存乎忠恕

迺足傳歟又宋名臣言行錄載孝肅公爲京尹杖吏寬囚卒爲吏所賣是正可欺以方觀仁以過歟余斯言也非爲孝肅要閭里之禱祀誑愚俗而致矯誣也良以孝肅爲古名臣非僅搏激孤峻有霜肅而無露滋者竊恐後之君子未善學公故特標舉公之通體仁恕而敷歷中外垂三十年論諍蹇諤天子爲之改容而禮人果如是居心公亦未嘗不可方駕歟孝肅親歿廬墓終喪猶不忍捨爲古孝子父令儀分帥南國卓有令聞鄉之父老當稍加修葺設置令儀木主於別室庶爲孝肅神爽依止每值朔望就講三物以

教於鄉諒亦孝肅之所樂聞至來禱祀惟民之於國  
子之於親分所當爲而稍設私心者幸悉如前之遠  
望卻步無以余言視公過寬恐公又不爾矣孝肅宅  
在郡城鳳皇橋墓踰城十五里是蓋其讀書處云

威遠亭記

熊文舉

記威遠亭者記余乙亥春分守西門之事也古人一  
觴一詠一遊一豫俱有記以彰不朽而況戎馬生郊  
折衝禦侮之大故乎嗚呼當流氛逼豫江淮要地其  
居嘗實嬉嬉狃燕雀之安及寇在目前猶然且信且  
疑余從郡伯吳公動色相戒者綦一年無有起而效

綢繆者彼以爲無故而發難端牧民者實多事知不  
可且柰何也鍾離焚劫勢岌岌乎殆哉維時予以渺  
書生孤踪四顧呼不率之眾而登陴令未教之民而  
列陳環城遼闊四十里蓋一日而周行者凡三匝口  
血乾魂爽失也備十日而賊至攻五日而賊遁此十  
五日之中白刃皚皚戰鼓統統其獲一哺而枕戈交  
睫者僅二十五日之晨賊被創擊鳥鼠散去之片刻  
耳嗚呼忠義在人心激昂斯奮靈長在宗社呼吸皆  
靈余輩所不瀝睢陽血者鐘鼓實式臨之千百父老  
子弟擐甲胄負羈勒以從之力耳余實憚人春夏以

來兀兀千仞以慈和集父老以謙讓遜上臺以左支  
右掣給軍需以無爭有禮優士卒是骨皆銷無心不  
碎功則未也我勞如何旦暮爲斯民祝者幸天威之  
早振俾氛祲之全消山高水清漠然復見太平之舊  
峴山墮淚二三子實從余烽火鼓鼙間異時風景不  
殊慷慨憑欄當必有爲余喟然而發歎者

### 姥山記

焦湖曠渺相傳一百八十里有山如螺浮於其中字  
之曰姥蓋歷陽之故事也山之上近建浮屠本形家  
言增廬郡人文之勝吏其土者實主之余以老秋溯

洄登涉蓋綜覈庀材伐石之事焉夫山卓立湖心孤  
矣近攬之又復逶迤蜿蜒風氣阻蓄乃宅百家諸文  
學利其幽僻選社結盟藜火熒熒上冲霄漢子飲龍  
生草堂生告余是邨跬步之外皆水非筏不通居民  
醇龐外戶可以不閉余笑語龍生是何必問津武陵  
若使春來一棹經過桑麻楚楚四面桃花水天一色  
正不辨山色之爲姥也少頃渡湖夜宿中廟廟在湖  
濱樓閣峭起憑欄悵望湖邪水邪嵐光邪是出沒者  
鳧鷗邪葉舟邪漁燈箇箇邪立而端詳所謂姥山者  
是邪非邪余不能言其際矣乙亥記

合肥縣志卷第三十二

合肥縣志卷三十二

集文 四十七